

马年是母亲的本命年,她96岁了。每天的生活,除了吃饭,几乎整天都抱着平板电脑,简直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每次她一见到我,便会马上拿出平板,把她遇到的问题一股脑倒出来。最让我难以解释的,是她一直咬定:“平板里面有人。”

母亲玩平板已经有十多年了。最初的迷你款用到黑屏,商家说修不了,便换了新的;后来安装的软件多了,内存不足,又换了一个;再后来她嫌屏幕太小看不清,就换成了现在这款大的。前前后后一共四个,整整齐齐摆在桌上,她说那是她的宝贝。

她会吧平板里面遇到的问题,用另一个平板拍下来,然后发微信给我。我每天听到“叮咚”声最多的,就是母亲的消息。有时是照片,有时是语音,有时是莫名其妙的内容,那是她不小心转发错了。

有一天她跟我说:“平板里面有人,总是要我参加活动,不参加就不让转发。”我随口答:“那就不要发了。”她一听就急了,马上把照片发给我,要我解释。我一看,上面是一个弹窗,写着“邀请好友,领取红包”。我说那是平台在推销搞鬼,不用理会。她不依不饶,说我没讲清楚。那天念叨最多的就是:“碰到促狭鬼了。”

我知道她心里还惦记着那个“人”。第二天去帮她重启了平板,弹窗消失,一切如常。表面看问题似乎解决了,可母亲却仍然疑神疑鬼,时不时把平板翻过来看看背面,又对着屏幕盯了半天,仿佛在等那个人出来。我只能顺着她笑着说:“碰到大头鬼了。”

如今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无处不在,你在手机上搜过什么,它立刻就推送相关

内容。母亲总觉得奇怪,又有点可怕,便对我发起灵魂拷问:“里面的人怎么知道的呢?它是不是在偷听我讲话?”我说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,她听愣了两秒,回我一句:“搞啥百叶结。”

在母亲朴素的内心世界里,没有算法,她认定的,就是一个直白简单的道理:平板里面有人,不然怎么会知道她想什么?

其实母亲接受新鲜事物不算慢,当年微信刚出来,她就开始学着用了。我帮她把主要操作流程一一写在小本子上,她便依样画葫芦,刷视频、看新闻、发微信、视频通话,样样学得有模有样。她还会自己加表情,尤其喜欢那个笑脸。旁人根本猜不到她的年龄。我常常看到她戴着老花镜,整个人凑在平板前,眉头微微皱着,嘴唇轻轻翕动,像是在和谁说话,夜晚的灯光落在她的白发上。那一刻望着她,我心里既好笑,又泛起一丝说不出的滋味。

96岁的年纪,母亲依旧平板不离手,依旧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,愿意去学、去问,去较真。她不愿被别人束缚,不愿被人牵着走,她要的是自在,是自己说了算的日子。那个“里面的人”,其实是她的伙伴,是她对抗孤独的朋友,是她理解这个瞬息万变世界的唯一途径。

我不再急着跟她解释什么人工智能、大数据,也不再试图说服她“里面没有人”。我也很难跟她讲清楚,这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,其实就是我自己,又能有多少真正深刻的理解?母亲的这份天真,比所有的道理都珍贵。我能做的,就是守护好她,让她的天真在新世界里能避险、畅行。

窗子里的女人

卡卡

至于目的是什么,似乎不再重要。

从那以后,我每次拿快递经过那栋楼时,总要抬头看看,今天她是否还在。可后来,我再也没见过站在窗子里的她。

说到这里,我又想起,住在我隔壁的阿婆。她也是个喜欢站在窗边往外看的人。

每天早晨我出门等电梯的时候,总能看到她——佝偻着背,双手搭在窗沿上,静静地望着窗外。但是,没人知道她在看什么。起初,我也问过她,阿婆,您到底在看什么呢。可惜,阿婆说的是上海话,我听不懂。再后来,我就不问了。阿婆也不说话,她就那样静静地站在窗边张望着——也许在等什么,又或许只想看看窗外这个变化得太快的世界。

阿婆的年纪大了,这扇窗便成了阿婆与外面世界唯一的“缝隙”。窗子这边是一成不变的楼道,窗子那边是流动的四季,是楼下永远不会注意她的行人,是马路对面换了新招牌的店铺。我想,窗子框住了她,却也替她留住了外面的一点热闹。明天,马路对面也许会有家新店开张,也许阿婆会等到她想等的人。没有人能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我只知道,明天阿婆还会站在同样的位置,透过窗子,静静地看着。

其实,我也是窗子里的女人。

在公司,我经常坐在工位上,通过窗户来放空自己。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,从枯萎凋零到郁郁葱葱;我看着放学时分,嬉笑打闹的学生们从窗外走过;我看着白昼渐长,晚霞一天比一天绚烂;我看着雨天里,撑着五颜六色伞的人们从窗下匆匆经过,又渐行渐远。我看着窗外的景色,一遍又一遍,从新鲜到习惯。

我看着他们,就像阿婆看着我,就像那个女人曾经看着我。或许,阿婆、那个女人和我一样,也曾是窗子外的人。她们也曾坐在梧桐树下,曾在雨天里撑着伞匆匆经过,曾是别人窗外的风景。那时的她们,会不会和我一样抬头看窗子,然后感慨一句——里面的人好安静。

窗外是流动的世界,窗内是停滞的时间。

而透过那层玻璃,我看见自己的倒影——一个困在窗子里的女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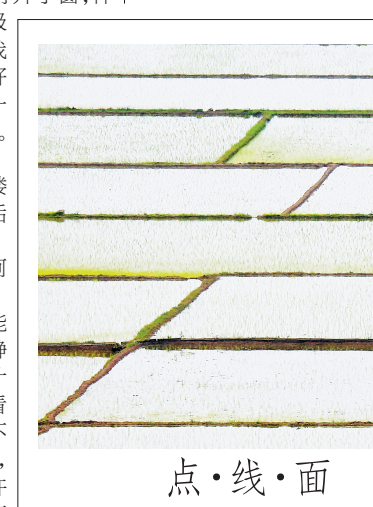
平板里面有人

张耀

张耀

张耀

张耀



点·线·面 黄小红 摄

雨水在挡风玻璃上织出一张晶莹的蛛网,雨刮器像踩着节拍的舞者,左右摇摆地清除水痕。前方载着钢管的货车突然一个急刹,车闸门发出一阵刺耳的摩擦声,七八根钢管轰然滚落。我迅速向右打方向盘,避开了砸落的钢管。后视镜里,只见钢管像受惊的蛇群在路面上四散逃窜。后面那辆白色SUV就没这么幸运了,“砰”的撞击声让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。长吁一口气后,不免暗自庆幸:好在提前出口门时间宽裕,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慢慢开,才逃过此劫。

办公室说起险象环生的一幕,同事老沈听了也是神色一凛,他呷了一口茶说:“都说司机越老,胆子越小,百坦点,总比开快车好处多。”“百坦”是德清人挂在嘴边的词,进餐时一句“百坦吃”,朋友告别一句“百坦走”,做事时说一声“百坦点”,传递的不仅仅是慢慢来,还有祝福和珍重的意思。老沈也是将“慢”字贯彻到生活里的人。科室团建活动一道上山摘杨梅,同事们一进杨梅山,像发现宝藏的海盗,见到红果子就往篮里摘;只有老沈背着手,慢悠悠踱到山顶,他就像鉴赏珠宝的收藏家,一棵棵察看,一粒粒端详,最后被他摘到篮子里的杨梅,

步林屋的医术

祝淳翔

近偶从1929年9月21日《大报》见袁克文(号寒云)一通书信,为图像版,释读如下:
章哥大鉴:舍妹婿陆鼎生弟之太夫人在苏抱恙,务乞拨冗往诊。如兄无暇,可辱少庵代往亦可矣。无任感激之至。尚颂绥福,如小弟(刺)文顿首。
六、八舍弟属附笔请安不另。

五,号林屋山人。河南杞县人。1924年11月创办沪上三日小报《大报》。他以诗词见长,也是剧评家,“凡上海唱旦女伶,北京来申之青年男女伶人,无一不拜之为寄父”(陈巨来语)。少庵指陶少庵,为咽喉科、妇儿科专门医师,名字在袁寒云《丁卯日记》中多次见到。如小弟是袁克文自称,因他与步氏曾结为盟兄弟。六弟、八弟分别为袁克桓、袁克轸。信中的刺即名片,显然为了让医者方便自证身份,不使苏州的病家发生误会,袁克文非常周到地在信中夹了自己的名片。惜不知此事后续如何进展。

又见1930年12月6日《大报》袁给步的另外一信的图像版,中称“日前奉示小儿药方,内有青蒿虫一味,无处可觅,小儿因以不救,此亦数也……”同日该报,步林屋刊有复信,称他开列的药方中有贝齿和青蒿露二味,名称均暗含不吉,“再电言青蒿虫无买

哈尼长街宴

陈建兴

裹起来,横栏和围栏上都挂有香包。我瞬间被哈尼人特色的美食包围:蘸水鸡鲜嫩入味,糯米血肠香气醇厚,油炸竹虫外酥里嫩,还有凉拌魔芋、野菜树花、稻花鱼……每桌有18道菜着,荤素搭配均衡,尽情展示梯田农耕与山林馈赠的风味。
坐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哈尼老人,她笑着给我倒上哈尼人自酿的焖锅酒。喝上一口,一股醇香热辣从喉头流淌到心间。老人告诉我,她是来长街宴摆摊的,她家承包了三桌,提前半个月就准备食材了。每桌可坐六人,游客入座需购票,每人150元。我起身端着饭碗沿着长街一路探寻每张桌子上不同的菜肴,所到之处,哈尼人都热情邀我入座。一路走一路吃,碗里盛满了哈尼人夹给我的菜,还没有吃到长街

百坦点,慢慢来

阿果

又大又甜,让我们都怀疑自己和他进的不是一家果园。老沈笑呵呵向我们传授经验:找向阳的杨梅树,挑刺泡圆鼓鼓、红得发黑的摘,这些熟透的杨梅摘去后,营养留给树上未熟的,每一粒都会转甜。

只是,城市生活好像按下了快进键。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里,流云快得像是后期特效;电梯广告里永远在叫卖“闪电送达”。但总有些人在湍急的时间河流里筑起自己的慢岛:公园里练字的老人,笔尖悬着欲滴未滴的墨珠,像将落未落的雨滴;面包房的小师傅称面粉时专注的神情,仿佛在调配长生不老药;年轻妈妈吹凉米糊时嘟起的嘴唇,让整个早餐时光都变得柔软。去年学点茶,“调膏”后,左手提壶高冲,细细的水柱像条银链往碗里注,右手握着茶筴快速击打,像写草书那样带着一股暗劲。待茶汤渐渐泛起白沫,这时候手上速度放慢,画“0”形轻轻拂动。这样打成的茶云,白白的,细腻稠厚,能托起整个黄昏的重量。
从烧水到点成,少说也得二十

稍加解释:章哥即清末民初的名士步林屋(1885—1933),本名翔菜,字章

周末,先生与几位战友相约到浦口嘉禾农场钓鱼。
择一僻静阴凉处,我取本书在池边阅读,先生撒饵执竿。风过水面,荡开细纹,他随之调整手腕,不急不躁。偶尔浮子轻颤,亦不急于提竿,凝神片刻,轻轻一抖腕,竿梢弯成一钩新月,水面漾起小小的涟漪。常常提起时空空如也,他也不恼,重挂饵料,复掷出去。

忽闻对岸惊呼,原来有位战友钓得大鱼,鱼竿不胜其力,几欲折断。战友虽年过六旬,依然身手敏捷,弓步稳住,与鱼周旋。旁边战友急以网抄之,鱼屡跃不得出,一奋而衰,再衰而竭,终力尽无所逃。这惊险的一幕,令人不禁为之鼓掌。

我们最终钓得几尾鲢鱼,也算是得胜而归。归途上车回望,忽然觉得,这样一段不起时间的时光,有山水可望,有书卷可翻,有人相伴,凡此种种,皆是“钓”外之乐。垂钓之乐,固不全在“鱼”也。

步林屋多年前曾在沪上开诊行医。1923年4月17日,《新闻报》上刊有《十世儒医林屋山人开诊》广告,其中“悬壶缘起”一节,称他为晚清丁酉(1897)拔贡,癸卯(1903)举人,由直隶知县升任知府,民国时简任道尹,历年执掌山东巡按使及公府秘书。政务余暇,耽读古代医书,如有神会,亲戚朋友凡是遇到疑难杂症,其他医生没办法,经他诊治,“无不霍然”。曾为冯国璋夫人看病,应手而愈,于是大家都知道他虽不以医名,但精通程度并不遑多让。拟于三月三日(即公历4月18日)悬壶问世,介绍人俱为当时名家,如绅商朱葆三、王一亭、袁履登、黄楚九,文化名人吴昌硕、袁寒云、严独鹤、余大雄、伊峻波、马二先生、天台山农,以及名中医如徐小圃(儿科)、蔡香荪(妇科)等等。擅长科目为内科、妇科、儿科和喉科,诊室初设贝勒路(今黄陂南路)27号天台山农刘文玠寓所。后移居至西藏路育仁里,“依然悬壶问世”。
另据余余(余太白)《林屋师轶事》(刊《社会日报》1933年9月6日),称步氏“遽于九月一日卯刻谢世”,并述他曾为总统府秘书及医官,有“七世儒医”之称。那么《新闻报》广告中的“十世儒医”,未免有些夸张了。

七夕会

宴的“尾巴”,肚皮就撑得滚瓜溜圆,坐下去和站起来都颇为费劲。这不是吃饭啊,这是一场舌尖美味的长征。
盛宴怎能无歌舞助兴。一队队舞者在街上尽情展现民族服饰的华丽与绣娘的精湛技艺,哈尼歌舞的活力与韵味,将节日的氛围一波又一波推向高潮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客人加入舞蹈中去,一位哈尼姑娘也邀我加入她们的舞蹈。我跟着挥舞着手臂,生疏的动作引得众人哄笑,陌生的距离就在此刻消融。有哈尼男子唱起了“祝酒歌”,高亢的歌声在长街上回荡。我端起酒杯,与陌生的邻座共饮,祝福声此起彼伏。
从村寨习俗到“天下最长宴席”,哈尼长街宴已有千年历史。2004年,长街宴以全长2147米、2041桌的规模,被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认证为“天下最长宴席”。2023年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65桌。

「钓」外之乐

关立蓉